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任卫东、梁军)人才“东南飞”，一直是甘肃乃至大西北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得益于日渐改善的条件和环境，越来越多的人才“飞向”西北。

虎年春节，来自江汉之地的湖北人关俊宏，在黄河之滨兰州过年。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求学的他，今年与未婚妻把家安到甘肃。未婚妻是北京大学博士后，这一对“学霸伴侣”，带着对未来事业的憧憬，把根扎在了西北大地。

“西北地区对人才的渴求，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归属感。”关俊宏说，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达，人才趋于饱和，自己来到西北意外地发现，这里同样具备各项科研条件，有自己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33岁的关俊宏，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萃英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特殊引进人才，研究方向是DNA损伤修复与肿瘤治疗。关俊宏一来到医院，单位就以他为核心成立了相关科研创新团队，致力于研究肿瘤如何抵抗放化疗和免疫治疗的新机制，开发克服肿瘤耐药性的联合治疗方案。

像关俊宏这样的人才并非个例。近几年，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甘肃省出现了不少像兰大二院这样的人才“小高地”。

同属“85后”的孙辉、杨靖，都是耶鲁大学博士后，他们被引入兰大二院短短两三年，就帮助医院创建了一套与世界水平同步的生物医学研究体系，并在肿瘤治疗的新靶点、新药物的研发领域取得了进展。

“甘肃是中药材大省，我可以从种类丰富的中药材里提取相关成分，筛选出可以治疗肿瘤、感染性疾病的潜在药物。而且这里地理差异大、民族多，百姓饮食环境不同，也为肠道共生菌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资源。”杨靖说，这些都吸引着他来西北做科研。

兰州大学人才办副主任李鹏飞说，为了“筑巢引凤”，近几年该校对人才提供的科研经费、薪酬待遇都属于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学校围绕国家战略导向和需求，成立了国家核产业研究院、泛第三极环境中心等机构，希望以这样的科研平台，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甘肃省出台的一系列人才政策，也条条是干货，不乏“真金白银”。甘肃省属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由“事前审批”变为“事后备案”。对全职引进和自主培养的战略科技人才等高端人才，甘肃省给予不低于200万元的省级科技项目经费支持。

记者从甘肃省委组织部获悉，甘肃省先后为全省8700多名高层次人才颁发“陇原人才服务卡”，在户籍办理、出入境和居留服务、社保办理、税收减免、就医保障、免费旅游、安家补贴、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9个方面开通了“绿色通道”。

“近几年甘肃引才数量屡创新高，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甘肃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金鑫介绍，2018年至2020年，仅甘肃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就达1859人，年均增长54.39%。

兰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孙裕说，经过空气治理、城市绿化，加上生产要素成本比东部低的优势，眼下兰州等城市拥有了良好的宜居和创业环境。一批批人才不仅带来了一支支团队、一个个项目，也正在带来一条条产业链和无数新兴产业制高点。

看车人的坚守

新华社济南2月2日电(记者邵鲁文)提起春运，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涌动的人流、热闹的站台、归乡的喜悦，而对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济南客运段深圳车队看车班的刘松来说，春运更多却是“静悄悄”的。

每天晚上6点30分，对不少人来说，正是与家人一起享用晚餐的时候，而此时，刘松要和同事们一起列队等候在济南站5站台，由他负责看守的K1283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对他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夜晚都是一个不眠夜，春节期间更是如此。

列车缓缓停靠在站台后，旅客陆续走出车厢，刘松开始与乘务员交接，备品交接、清点、登记，乘务员下车后及时锁闭车门，他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些工作。“别看工作内容很零碎，但缺了哪一样都不行。”刘松说，从上车开始，他首先要在自己负责的车厢内巡视，防止闲杂人员上车。

对于看车人员来说，当列车晚上驶入客车整备场时，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开始。夜间的车厢内没有电，温度很低，车厢内也没有热水，刘松顾不得寒冷，投入到工作中，仔细清点备品和车内设施。深夜里的车厢静悄悄，只有偶尔的几声机车鸣笛声划过漫漫长夜。

每晚12点列车的部分车厢要更换车底，需要看车人员把车上的备品挪到临近车厢，这项工作要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接近4点。这期间，刘松还要在车内再进行一轮巡视，一边再次确认车门是否锁闭良好，一边清点车内备品，并对车内卫生间、洗脸间台面、电茶炉等进行消毒。刘松说，这样做不仅能驱赶寒夜中的困意，更是为了确保列车设施设备安全和环境清洁卫生，为旅客营造安心、舒适的乘车环境。

第二天早上7点30分，阳光已经洒满大地，列车乘务班组来到列车上。在与乘务员做好交接之后，刘松结束了一夜的辛劳。“在万家团圆时，需要我们默默坚守，只要能保障旅客安心回家，我的工作就值得。”刘松说。

留深过年港青：做大湾区里“幸福的鱼”

新华社深圳2月3日电(记者王丰)“深圳这边的年味浓厚，让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归属。”一同包饺子、吃盆菜、看春晚……在深圳蛇口举行的“留深过年也精彩——深港青年相约除夕夜”主题活动中，香港青年杨翠儿说自己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杨翠儿在香港屯门生长，从自己的出生地出发，一路向北，穿过深圳湾，对岸的蛇口就是自己父辈们成长的村子。对她而言，自己的出生地和祖籍地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粤港澳大湾区。

“小时候，我经常跟随父母回蛇口拜年。从中学起，我就在校园里主动参与香港和内地的交流活动，大学期间还多次带香港的朋友来深圳游玩。”大学毕业后，杨翠儿赴海外留学；2019年，她回到深圳蛇口定居、创业；如今，她在深圳开办了自己的英语教育工作

室，同时还兼任香港蛇口同乡会副会长。

平时，杨翠儿会组织在深港澳人士举行联谊会，一起爬山、打球、K歌、看电影，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期，很多港澳人士为预约不到疫苗而焦虑。杨翠儿和同事们多次往返深圳市各部门协调商讨，最终在市、区政府的支持下，成功“组团”打疫苗。

“蛇口有我最深的乡愁，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我看到了无限机遇。我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香港和深圳各方面交流做一点贡献。”杨翠儿说。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北上创业，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而这两年的疫情也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传统春节来临时，选择留深过年。追随在深圳创业的父母的足迹，26岁的

香港青年戴婕与合伙人成立了欧拉云数字科技，并于2021年8月入驻深圳北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软件开发、三维数字图像设计等。

“我的父母很早就来深圳发展，他们的红木家具产业发展很顺利。我也希望在大湾区里尝试一下，毕竟这里有很多国家政策支持和无限的市场机遇。”戴婕告诉记者，入驻这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可以获得两年水电、房租全免，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急需的支持。

今年春节，戴婕和父母一起留在深圳，而弟弟、妹妹则在香港家过年。除夕夜，一家人通过视频互道问候，并分享自己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希望疫情快点过去，让所有分隔的家人更好相聚，也让大湾区更好融合在一起。”戴婕说。

除了创业者，更多香港青年在大湾区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胡美施是2021年入职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的两名香港青年之一。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她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室友，一位同为香港女孩，一位是澳门女孩。

如今，三个女孩分别在深圳、香港和澳门工作。往年，三人经常聚到一起聚餐、游玩，并拍摄成视频分享到三人一起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因为疫情，这项例行的相约已中断两年。

今年，她们再次约定，把各自在深圳、香港、澳门的过年生活拍成视频，然后剪辑在一起，更新到已经“停摆”两年的账号上。“大湾区的土地和山山水水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新的一年，希望疫情快点过去，让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做大湾区里‘幸福的鱼’。”胡美施微笑着说。

新华社拉萨2月3日电(记者翟永冠、金一清、田金文)

“这是最美的爱情，你守护珠峰，我守护你。”珠峰下，晨光中，寒风里，巡逻归来的拉草七林收到女朋友次里白永的新春信息，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

拉草七林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珠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天天与珠峰相伴的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好珠峰，服务好珠峰下的游客和百姓。”

珠峰大本营警务室海拔5200米，气候严寒，时而狂风大作，卷起沙土飞扬，甚至可以把集装箱掀翻。行走在珠峰脚下，行走在碎石、冰川和冰塔林中，民警们每次巡逻要走约40公里，一年要巡逻120余次。

除夕夜的跨年救援、深夜里帮助轻生少年、找回私闯冰川的走失游客……珠峰边境派出所每一次行动，都充满了挑战。“使命所在，职责所系，我们义不容辞！”这是珠峰边境派出所民警们的真诚告白。

“当初我来西藏工作，就是女朋友鼓励我来的。”在云南香格里拉长大的拉草七林说，“女朋友是公务员，我是移民管理警察，我俩约定好一起成长进步，成为对方后盾。有时候视频通话，女朋友看到我艰苦的工作环境都想哭，但她给我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

相比于拉草七林和次里白永的山海相隔，珠峰脚下扎西宗边境派出所的教导员赵天豪，今年春节成功和妻子朱皎团聚了。

“我们把家安在四川绵阳市，今年我专门过来陪他过春节。”朱皎说，“海拔这么高，我来了之后高原反应很难受，也体会到了他的辛苦。”

赵天豪说，与朱皎的相识是一次甜蜜的巧合。“我们平时回家少一些，因为父亲的朋友，巧合下认识了我老婆。”赵天豪说，“还没结婚时我跟她说，我在西藏守边，肯定不能时时陪你。老婆告诉我，只要是真爱，就没有距离。”

在一起6年的时间，朱皎和赵天豪有了两个孩子。“我每天晚上都会打视频电话，我不希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父亲没有印象，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守护珠穆朗玛峰的英雄。”朱皎说。

再过几天就是女儿的生日，赵天豪由于工作原因回不去，朱皎过完春节就要赶回老家陪女儿过生日。“我把家照顾好了，让天豪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朱皎说。

除夕夜，珠峰脚下。赵天豪带着兄弟们唱歌过除夕，有一首歌，是他唱给妻子的：

“冰雪覆盖的巡逻路，是我们献给祖国的哈达，千里之外的亲人啊，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人生没有白走的巡逻路，每一步都算数，也没有错付的爱情和亲情，我们心里都有数……”



▲2月2日，市民在迎春灯会上拍照。春节期间，在沈阳市棋盘山关东影视城内举办的2022中国沈阳迎春灯会吸引众多市民参观。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风雨镇扬渡

供应的车辆更多，需要的渡轮也比平时多，这段江面上来往的航船也多。每天，570多艘次的渡轮得绕过2000多艘次的江上航船，才能到达对岸。越是在风雨天气，这种穿行越是艰难。

风吹来雨水，模糊了渡轮驾驶舱前的玻璃。驾驶员向劲松稳稳地抓住舵，操控着渡轮慢慢地划出一条弧线，绕开主航道上的一艘货轮，向对岸驶去。向劲松说，现在的渡轮靠电力推动，不仅对长江环境保护有好处，而且动力大、提速快，这样在江上遇到情况就有更多避让余地。

渡轮旁边的江面上，一艘海巡艇拉响警笛、闪着警灯，为渡轮护航。开了10年船的向劲松说，有海巡艇在边上，夜航时他们的压力会小很多。

渡轮得以安然夜航还有赖于背后的“眼睛”。晚上七八点时，江面上的气温只有两三摄氏度，风吹得更紧了。渡口往东几公里的六圩河口，快速反应处置中心办公室里依然灯火通明。工班长吴哲正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追踪渡轮的航行情况。

“要么看监控，要么看江面，我们得有一双‘火眼金睛’。”吴哲说，他们48小时才换一次班，值班员得随时睁大眼睛。好在，江面上再黑，先进的摄像头也能捕捉到渡轮的情况，一旦发现险情他们会马上用甚高频无线电话通知驾驶员。

风雨呼啸，渡轮驾驶室的甚高频无线电话里传来呼叫，提醒船舶注意航行安全。向劲松熟悉这个声音，那是镇江海事局交管中心的小伙子张珂，一张嘴就是藏不住的河南口音。

闲聊时，张珂说，老家有个风俗，就是大年三十要所有人都到齐才能贴春联。两年没回家过年，父母都把贴春联的照片发给张珂，鼓励他安心值守。张珂也努力用工作成绩来回应父母的理解和关爱。“这小伙子真不赖，下了决心要干出个样来。”向劲松说。

说话间，渡轮已经到达扬州渡口，闸板缓缓放下，大小车辆早已发动引擎。引导员指挥棒一挥，车辆一阵轰鸣陆续下船。

岸上的闸口里车灯如簇，正等着开闸上船。又一次摆渡之旅即将开始，江上急促的风雨仍未停歇。

(记者杨绍功)新华社南京电

从“截截车”到“一票达”，四川农民工告别“回村难”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谢佼、胡旭、卢宥伊、杨进)春节前夕，54岁的何光荣等46名四川籍农民工，享受了一把“千里摆渡一票直达”。经过严格的疫情防控程序，他们从广东东莞虎门的厂门直达四川泸州合江家门，彻底告别了“长途不难回村难”。

1月26日上午，何光荣夫妇早早起床，在务工的虎门一家制衣厂门口，和工友们经测温验码后登上老家发来的长途客运大巴，一天一夜闭环奔行1400公里，1月27日清晨抵达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农民工服务中心。

透过凝着寒霜的车窗，是一双双盼归的眼睛。车门打开，服务人员迎上前去，一边帮拿行李，一边引导大家排队登记、做核酸检测、领取

慰问礼包。不到10分钟，工友们就各自换乘等候着的“小黄车”，由它们穿行村道，送至家门。从厂门到家门，大巴车和“小黄车”无缝衔接，每人仅需480元，不跑路、少转车、不抢票、少花钱。这样的返乡体验，让农民工们赞不绝口。

何光荣记得，1997年春节，也是从广东回老家，他大包小包十几包，先转几路公交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到重庆，再从重庆转车到合江县城，再转车到乡镇，最后还要步行回家。因为是一截一截地坐车，这种出行方式被老乡们称为坐“截截车”。

2012年前后，合江开行了从县城直达沿海务工地的长途卧铺客车，不过两头还是要坐“截截车”。“长途不难回村难啊！”何光荣

说，“现在大巴可以直接预约到厂门口，到合江后马上换乘‘小黄车’送到家，我们回村终于不难了。”

“小黄车”源自四川2020年以来推行的“金通工程”，作为交通强国试点内容之一，其构建了统一规范的乡村客运识别体系。今年春运以来，四川交通运输部门将“小黄车”与省际“春风行动”专车无缝衔接，提供“点对点、一站式、一票制”直达运输服务，目前已运送返乡农民工近5万人次。

送何光荣回家的这辆“小黄车”，里外崭新，不到一年已开了16465公里，主要运营尧坝到先市两个乡镇间的农村客运，单人单次票价6元。“现在农村的老百姓也希

望走宽敞的路、搭干净的车，高质量乡村运输的需求越来越旺。”司机肖行权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变化。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山高雪深，“小黄车”还兼着给村组送邮政快件的任务。74岁的羌族老人杨永德在县城买好年货，和到村里的邮包一起回家。

从长江边到剑门关，从大凉山到岷山间，从海拔300米到海拔3000米，天府之国34.7万公里的农村公路上奔行着2.9万辆“小黄车”。它们不但打通了农民工返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老百姓赶集卖菜的致富车、走亲访友的亲情车、上学返家的学生车、送医救命的健康车，成为乡村生活的幸福注脚。